



# 坚韧与勇气的力量

□ 张吉萍

《霍林河的女人》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笔，通过女主人公胡来早和另外三个女孩的故事，描写了新生代乡村女性面对家庭变化和时代变迁，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实现了对个人梦想、理想爱情、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全新的视野书写了乡村以及小县城变革的轨迹。

该作品内容时间跨度长、历史背景宏大、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在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时代气息、社会变迁一一呈现的同时，表达了霍林河畔人民对盐碱地改良、探索乡村建设的坚持和勇气。

作品将主人公胡来早等几位乡村女性青春期的迷茫、彷徨融入曲折的故事情节，将她们在农村建设发展中的变化自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叶高粱、李小米因为爱情迷失了自己，把爱情几乎当成了生命的全部。而胡来早把爱深深埋藏在心底，在一次次的爱与被爱中愈发清醒。

胡来早的人生虽然布满荆棘，但她从来没有放弃。她喜欢读书、绘画，想当美术老师，可一场暴雨带来的灾难却让她无法走进大学——她的学费都给被土墙砸断肋骨的弟弟治病了，同时家里还有外债，于是她把大学录取通知书折成一只小船，“小船”在汹涌的霍林河水中一颠一颠地流向远方。胡来早来到加油站工作，父母把她作为借钱的筹码，而她无法给予韩青爱情，所以，她逃离了家，走进了古永淳的服装厂，从此，命运的齿轮飞速旋转。胡来早尝试着做服装设计，还走向了深圳，谈起了外贸生意。古永淳深埋爱恋，视胡来早为己，胡来早心怀感恩，努力为服装厂创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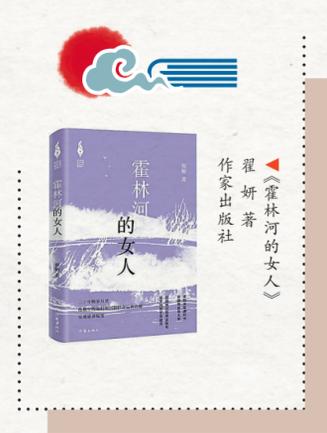
然而，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预知的。胡来早在与古永淳一番情感纠葛后离开了服装厂，重新回到了家乡。她和张麦子、李小米曾怀揣梦想逃离农村，逃离那块难生五谷的盐碱地，可当现实和梦想碰撞时，她们又毅然选择回到那个生养她

们的榆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在白晨来的知识引领和技术支持下，胡来早凭着不服输的劲儿在盐碱地上种出了大米，成立水稻合作社，让“榆村大米”走向了全国。

李小米由开小卖部到种香菇娘，叶高粱由草编培训师到成立草编合作社，张麦子从“打工妹”到“网红”，她们一同努力着，以不同的角色投身到农村的建设发展中，带动了一批批村民富起来。凭借勤劳的双手，她们不仅改变着自身的命运，也重塑了新一代农民的形象。如果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她们依然会选择像原来那样，不顾一切地为自己、为身边的人努力；不顾一切地逃离，最后又心甘情愿地回归。因为她们知道，尽力而为和全力以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唯有铆足了劲头去拼搏，才会创造出不一样的人生。她们就像贫瘠土地上的野百合，朝向阳光，努力向上，绽放独特的芬芳，奔向自己的幸福。

该作品方言、歇后语的运用是一大特色。“落过”“搭嘎”“徒壁”“伸悠”“尿叽”等词语极具东北特色，读起来仿佛在与一位老乡拉着家常，使得故事情节更真实自然。“脑瓜顶装电扇——大出风头”“捏着鼻子吃酸醋——不咽也得咽”“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等歇后语的巧妙穿插，诙谐有趣，再现了乡村的生活场景、质朴的乡情及醇厚的民风，读来轻松愉悦、意趣盎然。

作品在叙述故事的同时，融入了霍林河的描写。郭沫若曾说：“要使文章写得好，恐怕总得懂一点逻辑、文法和修辞。”小说亦是如此。“那时候，夕阳染红了河水，整个榆村也变了颜色，好像盖了霞帔。”正是这美丽的晚霞，让胡来早看到了母亲教诲以外的广阔天地。她站在堤坝上，“看着坝下的树木、荒原、田野，神灵和人间烟火，都被轰烈烈的霞光笼罩着，一时间，恍恍惚惚，仿佛同天上偶尔飞过的大鸟一起，上了云霄”。光影中，胡来早与



《霍林河的女人》 霍妍著 作家出版社

烟霞同醉，与飞鸟共翔，似乎是一种解脱，又似乎是萌发的一种心志。她多想像鸟儿一样自由啊，可又有谁能知道她高远的理想呢？

“傍晚时分了，落日又大又红，悬在河水之上，铺洒着红彤彤的光，稻田也被染上了红晕。”高书记的笑容，让胡来早看到了和村民一起种稻的前景，此刻的霞光不正是一片希望之光吗？河水、夕阳、霞光，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极具散文的美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让人欣赏到了美丽的乡村风光。

老榆树是隐藏在作品情节中的一条暗线。小说10余次提到老榆树，而老榆树的“每一次”出场基本上都和胡来早的生活变故相关。

胡来早送胡来多上大学从嘎罕诺尔镇回来后，她身心俱疲，无助地靠着老榆树，好像找到了精神上的依靠，听着老榆树的呼吸，就好像听到了老榆树倔强的心

# 过一种有选择的生活

□ 米丽宏

使小说显得真实而亲切，也让读者深深体验到主人公身上那种坚持自我的心灵力量。

本书充满了对内心力量的探索与追寻。内向而安静的小杨，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焦躁与灼热的风气息里，大家都在鼓足劲头向前，她却自带一种清凉气息，甘于退避和寂寞。这种与生活、与年龄不相称的古拙与疏离，何尝不是她对自由、对自我的一种倔强坚持。

因一篇征文获奖，“政工”专业的小杨被文学院院长邀请留校做了写作课教师。第一堂课上，她把自己的写作体验和坚持的宗旨真诚地传达给学生，并评价来自清《荷塘月色》的缺点是太美了，读完看不见一片荷叶的样子。她让学生写窗外梧桐树，不用形容词，要朴素真实地写出它的本来面目。写作上的坚持与她为人处世的风格，其实一脉相通，生活并不需要繁华华丽的色彩与装饰，清静安宁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内心力量。

小杨第一段恋情遭遇不幸，她拿出自己原本买房的首付积蓄，来帮男朋友度过生意上的危机，结果对方拿到钱后消失

了。在工作上，她因对《荷塘月色》的评论，得罪了同事，又因课堂纪律松弛，被学生告到学院。卢主任指点她，让她道歉、写检讨书并在课堂上约束纪律，她都没去做，只是用橡皮擦擦了个公章：走为上。高中时代的好友从她这里骗取结婚证书，留给她一顶“离异女人”的帽子后杳无音信，她也轻轻翻过这不堪的一页……

对这些遭遇，小杨的反应比常人淡漠许多。在这些好与坏的日子里，小杨的态度看起来都很消极退避，然而细想，她在内心永远有自己的选择，这使得人生呈现一种松弛感，一种闲适的古意。如作者所说：“宛如院子里的根根细竹，柔韧，又坚实，和风或是狂风到来时，也都改变不了竹子的闲意。这种闲意，也可称为不动声色的倔强。”这种淡然何尝不是一种执着与坚持？

小杨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我们触摸到生命中美好的纯真与祥和，也懂得了，生命并不需要赋予过多沉重的意义。“生命有如珍珠，有的粲然夺目，有的和光同尘，是世事使然，也是心性使然”。只要以内心的力量，去平和温润地发出自己的光芒，就够了。

跳。她想从老榆树的斗上获得离开榆村的力量，希望自己的斗志不会在一圈一圈的轮回里丧失！当服装厂业务不景气，为了抢占本地市场，胡来早回到榆村，她在老榆树下停住，望着那一树风华，想起了自己曾经和李小米、张麦子、叶高粱在这里疯闹、畅谈理想和未来的种种场景，青春不就是一部绚烂多彩的电影吗？

老榆树的“茂茂实实”也暗示了她们以后的人生会越来越繁华。老榆树是这个村子的灵魂，它以庄严的姿态，“俯视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带着无尽的期盼，守护着还留在这里，和那些已经从这里离开的村人”。当胡来早离开服装厂回到榆村时，看到父亲往碱碱地里种葵花的一幕，她所有的矛盾、不解，都因这棵老树而释怀。她像那块盐碱地上的老榆树，一直努力扎根，繁茂生长，无畏风雨。那一串新绿的榆钱是新生、是希望、是农村的未来。因此，老榆树的反复出现，为抒发人物的感情、直达人物的精神高地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使故事情节的安排更加巧妙，使小说矛盾和主题更加突出。

作品中胡来早的坚毅性格与精彩奋斗史，让我想到了《女人不是月亮》中的扣儿，《麦香》中的麦香，《江山如此多娇》中的沙鸥……面对重重困难，她们始终坚守初心。她们隐忍、坚强，在一次次痛苦摔打中成长，破茧成蝶，挥洒青春热血，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谱写着一曲动人的乡村振兴之歌。胡来早等女性跟那片盐碱地一样经春历夏，实现了由荒芜到繁盛的嬗变，也像霍林河一样永远奔流不息。

《霍林河的女人》虽然写的是农村日常的小故事、小悲喜，但作者在整体与局部、历史与现实多角度把握当代农村的发展过程，富有启迪人心、催人向上的榜样价值和引领作用。作品既是一幅全景式展现农村建设发展的壮丽图景，也是一部展现了中国农村巨变和乡村振兴的叙事长诗。



《坡地手记》 何大草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对时代和生活的深刻思考，渗透于故事与行文中，犹如一场霏霏细雨，润物无声；而对于读者，读后浮躁与焦虑被洗涤一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祥和自洽，内心清宁又宽松、自在而温润。

大道》看，他的眼神突然间竟有了异样，对我说：“孩子，这本书，你可啃不动啊！”说完，他把《闪闪的红星》递给我，“小孩子家，你适合看这本，书里的潘冬子还没你大呢！”这本书比《烈火金钢》薄很多，我想，三天肯定能看完。那三天，我完全沉浸在书里了。牵挂潘冬子，以至于心思恍惚，上课走神，挨了老师的批评。

我闷闷不乐回到家，突然发现窗台上的杏核都不见了，急得大哭出来。母亲从屋里走出来，告诉我，她把杏核凿完了，杏仁就在炕头躺着。还说，等干了，就能拿去卖了。真没想到，那些杏仁足足卖了两块钱！我手里有了钱，读书的底气就更足了！当我读遍刘叔那里所能读的书后，卖杏仁的钱，却一分都没少。

一晃，我当初埋在院子里的杏核，幼苗长得和我一般高，刘叔全家也要搬回省城了。临走，他来到我家，把一本《新来的小石柱》送给了我。他双手捧着书，叮嘱我要好好读书。我早已哭成了泪人。回想起当初他告诉我供销社收杏仁的消息，我想，他一定希望我像从山里走出来的小石柱一样，坚韧而浑身充满力量。

刘叔的书，让我苦杏仁般的童年，有了阳光般的色彩。这色彩，应该是我平生的第一份收获吧！

不知何时，人们普遍陷入一种心灵困境。越努力越焦虑，越焦虑越迷茫，时刻担心错过和失去什么、担心未来会怎样怎样……这种社会性情绪反映在何大草的小说《坡地手记》里：“人呢，是急匆匆的，有些人走得飞快，有些人心急腿慢。概而言之，都在赶路。”

但也有“不疾不徐、步子均匀”的人，小说主人公小杨就是这样的人。她既不赶着走，也不被撵着走，始终有自己的节奏。她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来为自己的生活和日子坐镇。

作者以从容写意的散文化笔调，塑造出一个濒临失业的女教师小杨的形象，展现出罗汉坡那个小世界形色各异且复杂的生活状况。所谓“坡地”，是城郊罗汉坡上的一所大学。那里远离城市，颇有村居之风，小杨“赶了千里路而来，正看见一蓬蓬油菜花盛开，鸡鸭在田埂溜达，还有猪叫……”

小杨在这里经历了第一次上讲台紧张、宿舍的变迁以及个人的不断成长。她写作、画画、教学，观照世相；情感上，经历过爱与欺骗，自得与沮丧，安慰与烦忧。书中没有激情四溢的宏大理想，也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和剑拔弩张的冲突，读者只需跟着角色在书中行走就好：简陋的宿舍，陈旧的老家，城市的缝隙……随着“她”去经历日常的悲哀喜悦之际，读者甚至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强烈的介入感，

儿时，我能跟书结缘，完全是因为刘叔。刘叔，是从省城下放到我们村的。

我俩第一次交谈，是在我薅野菜回来，路过他家门口那天。当时，他正坐在石板上看书。见我吃力地扛着菜筐走过来，就跟我打了个招呼，帮我把筐放下，让我歇一会儿再走。他问我是谁家的，叫啥名字，然后说了一句我似懂非懂的话。他还说，这话是孔子说的。孔子说的话里能有我名字，让我感到很新奇。说话间，我瞥了一眼石板上的书，是厚厚的《牛虻》。“虻”字，是我回家查字典才认识的。

当时，刘叔做了村里小卖部的售货员，小卖部闲置很久的货架上，摆了许多书，《金光大道》《烈火金钢》《苦菜花》……有新的，更多的是旧的。放学后去买铅笔，我才知道书能借回家看，押金一元，一次能借一本，一天一分钱。我舔着嘴唇，盯着货架上的《烈火金钢》，心里直痒痒。早就听说，这是一本打仗的书。我买完铅笔，只剩八分钱，还不知道母亲会不会要回去。就是不要，我也拿不出押金。

我偷看了一眼刘叔，正好我俩四目相对。看来，他早注意到了我。他轻咳了一声，拿出笔和纸，放到我面前，摸着我的头说：“考你俩字，写对了免押金。你看咋样？”我半信半疑，仰头望着他，心里却在打



# 书缘

□ 师志学

鼓。“虹螺呢，会写吗？”他轻声问我。

虹螺呢，是地名。据史料记载，春秋时，就是牲畜集散地。队里买卖牲口，总要在半夜动身，去赶虹螺呢大集。大口口中的虹螺呢，就是我的另一个世界。它早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看着我写完的字，他眼睛一亮：“孔夫子十五志于学，你比他还早啊！”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他把《烈火金钢》递给了我。我捧着书，不好意思地跑开了。刚出门，他追了出来，冲我喊了一句：“孩子，供销社收杏仁呢！”

我读三年级了，他的话我当然能懂。走在路上，我的心里像开了一扇天窗，突然间亮堂起来。那时候，农村家家都有杏树。杏是当时农村人不花钱就能吃到的水果。杏成熟后，吃过晚饭，人们把自家的杏端到当街大树下，街坊邻居一边唠嗑，一边互相品尝，杏核就随意丢在一旁。我穿梭在人群中，杏核，就捡了好多。拿回家后，我挑了

一颗最饱满的杏核，埋进院里，余下的就摊放到窗台上。

我对《烈火金钢》爱不释手。母亲见我看得入迷，放学后就不再让我打草薅野菜了，晚上的电灯就破例熄得很晚。在15瓦昏黄的灯光下，我像个饿急了的婴儿，贪婪吮吸着乳汁。书中精彩的故事，我都能一口气背下来。小伙伴们，知道我在看一本打仗的书，一起玩的时候，总是缠着让我讲。我就把书绘声绘色地继续给他们讲下去。有了小伙伴热心帮忙，杏核已经铺满了我家所有的窗台，就等晒干后，凿出杏仁卖了。

五天后，我把《烈火金钢》看完了。还书的时候，刘叔却没有收我的五分钱，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我想再借一本更厚的《金光



一本好书

# 光阴里的光影

□ 余玉

前不久，由南昌大学沈鲁教授及其博士生黄叶蕊合著的《江西电影史》出版了，这是一部梳理并阐释江西自清末以来在电影事业上发展变迁的著作，是一部集区域史与专题史研究俱佳的作品。最近通读这本书，颇有心得，略举一二，与诸君分享。

我国区域电影研究方兴未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针对区域电影史研究，北京、上海、浙江、宁夏、黑龙江等地出版了区域电影史著作，西安、天津、昆明、南京、苏州、太原、青岛、大连等地方电影研究也都已进入了各地研究者的视野。江西电影在区域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富矿亟待开掘。正如作者所说：“在区域电影史研究成为‘重写电影史’学术理念感召下的热点话题之际，作为一名江西籍的电影理论工作者，我不希望江西掉队。”（见《江西电影史》第285页）为此，沈鲁近年来专注江西电影史研究，抓住时机，历经六载，《江西电影史》这一新作得以出版，是时代的产物，更是作者的担当和情怀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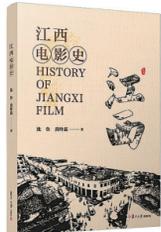
《江西电影史》从电影的独特视角考察江西文化的近代转型，把江西电影置于区域史和专题史视野进行纵向整体观照。著作中探究了电影进入江西的早期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电影放映场所的更替和制片厂的建立情况、改革开放新时期江西电影的创作与贡献、新时代江西电影再出发的思考等内容，将《江西电影史》从无到有的知识地图以清晰的线条勾画出来。犹如作者所言，“《江西电影史》的写作是一次重新出发，是一个起点，更是一个可以由此建构起新的关于江西区域电影史发展话语空间的新契机。”（见《江西电影史》第3页）

作品的脉络十分清晰与简洁。《江西电影史》把百余年来江西电影的历史变迁分四大部分进行梳理和阐释，从早期江西电影（1898—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江西电影（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江西电影（1978—2000）、新一轮电影产业改革大潮中的江西电影（2000—2022）四个时段进行研究，清晰地勾勒了百余年来江西电影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既有历史纵线贯穿，又有对各阶段江西电影事业的横截面剖析，通过个案描绘出历史深处的江西电影风景，包括生动的电影个案分析和鲜活电影导演、剧作者及演员等人物考察，从近代到当代，一线串珠，连缀成史。

书中考察了代表性的电影个案，如但杜宇拍摄的“第一部纯粹的神怪片”《盘丝洞》，毕必成创作的改革开放初期国产爱情电影《庐山恋》，王一民创作的饱含鄱阳湖风情画特色的“乡村三部曲”《乡情》《乡音》《乡思》，张刚创作的具有改革开放热潮中社会风俗画卷色彩的“阿满”系列喜剧等，作品深刻，引人入胜，合情合理。与此同时，书中涉及江西籍电影导演和剧本创作者的考察，如多才多艺的陈千方、“文坛宿将”的杨佩瑾、“鄱湖歌吟”的王一民、“名满天下”的张刚等。此外，书中还涉及赣籍演员，如在1960年风靡全国的《红色娘子军》中饰演吴琼花的南昌籍电影表演艺术家祝希娟，以及当今观众熟知的南昌的邓超、上饶的陈红等，评述及人物，客观公允，拿捏适度。简言之，该著作结构安排纵横交错，章节设置清晰明朗，个案分析不枝不蔓，文本内容简洁明了。

此外，史料的运用也很鲜活与恰当。《江西电影史》从区域史和专题史的视角研究江西电影，恰当选取和运用史料进行论证是颇具功力的。作者阐释江西电影发展脉络时，合理穿插鲜活史料进行论证，如考察江西电影业肇始时，论及江西省内早期的一次无声电影放映状况时运用的史料：“1898年，江西九江城内放映‘美国电光影戏’，在化善堂开演，每人戏资百文，先行买票，至晚凭票入内观剧。其所演各戏，系用电光照出，无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见《江西电影史》第10页）再如作者论及江西人对早期电影的认识时，引用了上海一家报纸1928年8月25日的报道史料：“1927年的盛夏，九江甘棠湖畔的孤溪埂湖滨广场建起了一座游艺公园，里面出现了第一个季节性的露天电影放映场，每逢夏季会用芦席在公园的空地上随意围成一个圆圈来放映电影。”（见《江西电影史》第20页）通过鲜活的史料使江西最初放映电影的场景跃然纸上。当然，本书在原始史料的检索、利用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总体而言，《江西电影史》以历史纵线贯穿，以鲜活个案穿插，并把历史与现实勾连，饱含现实关怀的启悟，尤其客观审视改革大潮中西江电影的局限，对新时代电影破局发展尽显观照，难能可贵。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文笔的洒脱与流畅，作者没有故弄艰深难懂的概念，也不受传统叙述套路的羁绊，按自己的所思所想组织文字，笔到之处，行云流水，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感受作品的魅力，领略江西电影的风采。



《江西电影史》 沈鲁 黄叶蕊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